

門臨客貴

紀 朵

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門臨客貴



貴客臨門

独幕喜剧

貴客臨門

紀 朵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独幕讽刺喜剧。

某机关首长赵克忙着去迎接派来检查工作的首长，谢绝会客，他的老战友几乎被拒之门外。他们相见以后，赵克在老战友面前摆阔气，吹嘘自己当主任掌握原则与应付上级检查工作的“窍门”。最后才发现刘平正是他所要迎接而没有接到的首长。从这两位老战友喜剧性的重逢中，反映出艰苦朴实的思想作风与浮夸虚荣的坏习惯之间的斗争，作者善意的、引人深思的鞭策了落后事物。

貴 客 臨 門

紀 朵

湯文虎封面設計

*

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)

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

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

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 $\frac{1}{2}$ 字数24千

195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200

有朋自远方來，不亦乐乎？

—— 論 語



人物： 趙 克 某机关首長

周玉梅 他的妻子

刘 平 他的老战友和上級

李 英 刘平的妻子

老 陈 傳達室工友

故事發生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。

某大城市，臨街的房子，二楼，趙克的家。

一間布置得很考究的房間，正面是一排大玻璃窗，垂着薄紗窗簾，窗台上擺有盆花，拉開窗簾，可以看到這城市萬家燈火，五光十色的美麗夜景。

左側有門通室外，室外是很寬的走廊和雕花欄杆。

室內的陳設精巧而雅致，靠牆是一套漂亮的皮沙發，牆角有一立櫃，上面擺着電話、收音機，右邊牆上挂有鏡框，里面嵌着趙克夫婦結婚時的放大照片。

房間正中擺一大圓桌，鋪有挑花台布，上邊是彩色大吊燈，柔和的燈光給人一種舒適、安逸的感覺。

右边有門通臥室和廚房。

幕開時，趙克一個人坐在圓桌前，對着鏡子修面；收音機在播送輕音樂“華爾茲”，趙克圍着白毛巾，用沾滿了香皂泡沫的小刷子，伴着音樂的節奏，在塗抹自己的臉和下巴。

〔敲門聲。〕

趙 克：進來！

〔老陳上。〕

老 陳：趙主任，是您叫我？

趙 克：嗯，（繼續刮着胡子）車準備好了嗎？

老 陳：車……嗯，听開車的老汪說，趙主任您的汽車，嗯，壞了！

趙 克：什麼？壞了！

老 陳：啊！這個，不是壞了，是出了点小毛病！

趙 克：出了点小毛病？你們是怎麼搞的！上半年才買的新車子嘛，怎麼就出了毛病？

老 陳：嗯，這個我也不大懂，听開車的老汪說，是电瓶里的電不夠了，要拿去充電。

趙 克：叫他趕快收拾好，（看看表）十分鐘以後，我就要坐車出去。

老 陳：好，我這就去告訴他。（欲下）

趙 克：哎，回來！……今晚上大門口誰值班哪？

老 陳：就是我。

趙 克：嗯，我對你說呀，一會部里有個首長，要到咱們這兒來，今晚上你值班得負點責任，別象常往那樣，光打瞌睡，

讓些不三不四的閑雜人，進進出出的，不象个樣子！

……明白了嗎？

老 陳：明白！

趙 克：好，你去吧。

〔老陳下，趙克繼續刮着胡子，他下巴上已堆滿了肥皂泡沫，電話鈴響。〕

趙 克：玉梅呀！……玉梅！……（沒有人應，他有點生氣的站起來，大聲的喊）玉——梅！寶兒他媽！

〔周玉梅上，她系着圍腰，兩手都沾滿面粉。〕

周玉梅：來啦！來啦！……叫什麼呀？

趙 克：我嗓門都喊啞了，你也不應一聲！

周玉梅：我在廚房里合面，沒聽見！……什麼事呀？

趙 克：噢，電話！

周玉梅：唉，電話不就在你手邊上嗎！

趙 克：（舉起手上的刮胡刀和刷子）可我这兩手那兒有空呀！

周玉梅：我還不是一手的面粉！（用圍腰擦擦手，接電話）喂，你找誰呀？……我是趙主任家，……噢？你說什麼？……
聽不清楚，你大聲點！（走去把收音機關上）哦，你找趙克同志呀！（向趙）是找你的！

趙 克：問是那兒打來的。

周玉梅：喂，你是那兒呀！……嗯，嗯，（向趙）他說他是你的朋友，是在傳達室打來的！

趙 克：告訴他，我不在家！

周玉梅：那怎麼行呢……

趙 克：我不是對你說過，我今晚上有要緊事，馬上就得出去！

周玉梅：……喂，我說同志呀，很对不起，趙克同志不在家，……

是的，他不在家！（挂上电话）唉！真是，我說趙克，你呀，星期六晚上都在家里呆不住，人家当丈夫的一下了班，不是在家抱抱孩子，就是陪爱人去逛逛馬路，可是你呀，成天就是开会，开会，开不完的会！

趙克：唉，我不是对你說过，我不是去开会，我是要到車站去接一个人！

周玉梅：去接誰呀？你的朋友？

趙克：不是！是去接一个很重要的人。

周玉梅：是外宾嗎？

趙克：那儿的話！这个人是咱們的頂头上司，是从北京部里派來檢查工作的，一个什么处长！

周玉梅：一个处长！你認識他嗎？

趙克：不認識，誰知道他是男的、女的，多大年紀，是高个儿还是矮子！反正……

周玉梅：反正是一个处长。是从北京部里來的，你就要去接他，是不是？

趙克：話不是这么說，一个机关首長嘛，还免得了个交际应酬什么的！唉，人家都說当首長好，有小汽車坐，开会尽当主席团，可誰知道当首長，也有当首長的苦衷呀！家里事丢下一大堆不管，送往迎來的，不是跑飛机场，就是跑火車站，要是不湊巧，天气不好、飛機不起飛，火車誤了点，还得等！还得跑第二趟！……还是当个小干部好，一搖鈴下班，爱看电影就看电影，爱上戲院就上戲院，多清閑自在……

周玉梅：好了，好了，別窮抱怨了，早點去早點回來！

趙克：（看着表）喲！七點過五分了，我得走！（整理衣冠）玉梅，請你給我把大衣拿來！

〔周玉梅下，趙克照鏡子打量自己，這時樓下傳來爭吵聲。

“我問你，為什麼不會客？”

“我不是告訴你了嗎，趙主任在開會！開會！”

“星期六晚上也開會呀，請你去告訴他一聲，我是他的朋友，來看看他的！”

“不行！不行！你是他天王老子都不行！這是機關的制度！”

〔周玉梅取大衣上。

周玉梅：樓下在吵什麼呀？

趙克：管他的！

周玉梅：給你，大衣。

趙克：唉，我的好玉梅，我要穿那件咖啡色的，新做的大衣！

周玉梅：那件咖啡色的大衣，你不是穿了一回，說樣式不好，叫拿到裁縫店里改去了嗎？

趙克：天哪！還沒有改好呀？

周玉梅：昨天才送去呢！……这件大衣也不过是去年做的，你将就穿穿吧。

趙克：好、好，給穿上！

周玉梅：（一边幫趙克穿大衣，一边抱怨着）你呀，趙克，別看你在機關里是個首長，可在家裡就象個孩子似的，處處都要人服侍！人家都說我有福氣，嫁個丈夫當主任，可我跟你結婚五年，就等于跟你當了五年的嫗姆，服侍你一個大

人都忙不过來，又跟我添了兩個小淘气！

趙克：（風趣的）赶明日你到妇联告我去！告我虐待妇女，行吧？

周玉梅：（微笑着）哼！

趙克：看看，这大衣穿得出去吧！

周玉梅：行，象个大首长，比結婚的时候还漂亮咧。（看着牆上的結婚照片）你瞧！那时候你穿的什么呀！大棉襖！这才几年……

趙克：是呀，事物总是在发展的嘛，是不是？現在环境不同了，要求提高了嘛，是不是？現在是進入社会主义社会了！这个各方面，哎，都应该顯示出这么一点，这个……哎，社会主义的气派！是不是？

周玉梅：好了，好了！說起來是一套一套的，可刮完胡子就不知道把水倒掉！

趙克：好，我倒！我倒！好象我在家里完全沒有一点劳动观念似的。（趙端起面盆走向室外）

周玉梅：喂！你往哪儿倒呀？我來！我來！

〔話犹未了，趙克已將一面盆水，傾向樓下，只听得“哎哟！”一声，老陈在樓下破口大罵起來：“樓上是誰不長眼睛哪！哎，往人头上倒水，……”〕

趙克：（狼狽的）糟了，糟了！

周玉梅：看你！一劳动就闖禍！（向樓下掩飾的說）老陈哪，对不起，水是我倒的。

（老陈声）“哦！是周同志呀，不要緊，不要緊！”

周玉梅：衣服淋湿沒有？上來烤一烤。

〔老陈上，他头上、衣服上已淋得很湿。〕

趙 克：（过意不去的）老陈哪，找件衣服换换吧！

老 陈：没关系，没关系！一会不就干了。趙主任，外边有一个人找您！

趙 克：我不是对您说过，我有事，马上就得出去嗎？

老 陈：我是說您今晚上有事，不会客！（激昂慷慨的）可那个人，一点规矩也不懂，一定要吵着進來，我說这是制度，可他說……

趙 克：好了，別他說你說的了，往后接待客人，态度要和藹，別大喊大叫的，这是个机关，不是衙門，你懂嗎？

老 陈：这个我懂，可那个人，他一点也不講理……

趙 克：輕点！輕点！他不講理你要講理嘛！是不是？我不是对您说过，对待一般羣众，要用耐心說服的办法嘛！

老 陈：我是用耐心說服的办法，可、可那个人，就是十二万分的耐心，也說不服他，有什么办法！

趙 克：好了，往后你多注意点！

老 陈：嗯……不过，那个人还在大門口等着呢！

周玉梅：老陈，是怎么样一个人呀？以前來过嗎？

老 陈：就是沒來过！看他那个样，也說不上來是个干啥的，就是那么一个，嗯，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！

趙 克：（不耐烦的）什么普普通通的人！是人嘛，总归有个胖瘦、有个高矮嘛！

老 陈：嗯，胖倒不怎么胖，可也不是瘦子，……嗯，跟趙主任您，差不多高，不，也許还要矮一点……

趙 克：好了，叫他明天，不！后天上班的时候再來。

老 陈：嗯，（走到門口想起）趙主任，他还說他認識您！

趙 克：認識我？……認識我的人多着呢！別管他，……車子收拾好了沒有？

老 陈：嗯，听開車的老汪說，再等五分鐘就好了。

趙 克：你去催他快一点！快一点！

老 陈：好！（下，一边嘮叨着，“我說不会客，不会客，这到头來就是不会客！”）

周玉梅：我說趙克，人家这么晚來找你，怕是有什么要緊的事吧！

趙 克：哼，凡是到这儿來找我的人，都是說有要緊的事！

周玉梅：人家既然來了，你就見見吧，免得人家又白跑一趟！

趙 克：哎呀，你有那么多閑工夫，你就跟我应付、应付嘛！

周玉梅：好，（走向樓口）老陈哪！那位客人走了沒有？

〔老陈应声：“嗯，他剛走！剛出大門咧！”〕

周玉梅：你去請他回來吧，听見沒有？

〔老陈：“听見了！我这就去。”〕

趙 克：你这是多事！走了就拉倒唄，我可沒閑工夫跟他磨菇！我到里边去，一会从后門走，……再見！

周玉梅：你早点回來呀！今晚上我包餃子給你吃。

趙 克：算了吧，我的太太！你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？今晚上我哪还有心吃什么餃子？你就是給龍肝鳳胆我也吃不下呀！一会說不定那位处長，还要到咱們家里來，你把房間收拾收拾，你自己也稍微打扮一下，看你，还是个音專的畢業生呢！一身的面粉，（替玉梅揩拍）就象个老媽子似的！还是稍微修飾一下吧！嗯？

周玉梅：算了吧，我要是有那个閑工夫呀，倒不如多看兩本小說！

趙克：好，隨便你！再見。

周玉梅：記住！不准喝酒，要再象上回那樣喝得個醉醺醺的回來，我可不跟你開門！

〔趙克走進內室，稍停，老陳引劉平上。〕

老陳：（站門口）喂喂，往這邊走，這邊走！……我跟你說，那邊是胡科長住的地方，這裡才是你找的那個趙主任的家！

劉平：（微笑着）哦，麻煩你了。

老陳：嗯，嗯，回頭你就打這邊下樓，往左拐弯出去！記住，十點鐘關大門！（下）

〔劉平，三十六七歲，穿一身普通呢制服，外套一件舊的黃棉軍大衣，戴眼鏡，拿著手杖。〕

劉平：請問……

周玉梅：哦，你是找趙克同志的嗎？

劉平：是的，我是劉平……

周玉梅：哦，劉同志，請坐！請坐！（倒茶）請喝茶！

劉平：謝謝，……趙克同志還在開會嗎？

周玉梅：啊，不！趙克同志他剛出去，不在家！

劉平：剛出去？哎，真不湊巧！

周玉梅：劉同志，你要是有什麼要緊的事找他，……你可以先留個紙條兒，要不，跟我談一下也行，我可以代你轉告他。

劉平：你？

周玉梅：我！……我叫周玉梅，趙克同志是我愛人。

刘 平：哦！我在北京听講过！

周玉梅：你？北京！

刘 平：是呀，我在北京住了兩年多医院……

周玉梅：哦！是这样。

刘 平：我原來是部隊上的，不久前才轉業。在部隊的時候，跟趙克同志在一起呆過，是老戰友了，很要好。四九年我們分手以後，一直沒碰面，所以這回來，就先來看看他，在一起談談。

周玉梅：真是對不起得很，趙克同志要知道你來，他一定非常高興，他對以前部隊上的朋友，可想念哪，你要是先打個電話來就好了。

刘 平：剛才我在門口打了個電話，不知是誰接的，說是他不在家，後來又聽那位工友說，他在家，不過是在開會，不會客，直到現在才弄明白，原來是剛出去，我要早來一步就好了。

周玉梅：是呀，他比較忙，在家的時候少，在外邊的時候多，真抱歉！……哦，你喝茶吧！

刘 平：好，……周玉梅同志，他大概什麼時候回來？

周玉梅：這可說不定，也許半個鐘頭以內就回來，也許，要等兩個鐘頭！

刘 平：那麼，司馬局長在不在家？

周玉梅：司馬局長到省委開會去了。

刘 平：都不在！那我只好告辭了。

周玉梅：真是，累你白跑一趟。

刘 平：沒關係，改天再來拜訪，一會趙克同志回來，請你轉告

他一声，就說有个叫刘鉄柱的人來过，我住在干部招待所，你一說刘鉄柱他就知道，这还是我在部隊时候用的名字。

周玉梅：好，我一定告訴他，叫他來看你。

刘 平：再見！

周玉梅：我送送你。

刘 平：不用了，我知道出去，打这边下楼，向左拐弯……

周玉梅：再見！

〔刘平下，玉梅站在門口，她把大吊灯关了，开了小壁灯，然后去扭开收音机，靠在大沙發上听音乐，趙克自內室伸出头來。〕

趙 克：那个人走了沒有？

周玉梅：走了！……噢，你怎么还没走？

趙 克：（進來）真糟糕，車子还没有修好！

周玉梅：坐下来听会儿音乐吧！……这曲子真美！

〔趙克坐下来，依偎在玉梅身旁，房里荡漾着柔和的音乐声。〕

趙 克：（不甘沉默的）怎么样？我买的这收音机不坏吧！

周玉梅：（完全沉浸在音乐里）嘘——！

趙 克：声音真好！……名牌貨，不用天綫……

周玉梅：（意外的）你——！（站起来把收音机关上）

趙 克：（找話題）剛才來找我的那个人是誰呀？

周玉梅：一个姓刘的，他說是你的老战友，……哦，他說他叫刘……什么柱！以前在部隊跟你在一起呆过。

趙 克：刘什么柱？……我怎么記不起來这个人哪？

周玉梅：七八年沒在一起了嘛！你認識的人又多，也許一見面

你就記起來了。

趙克：也許……

〔老陳聲：“喂，喂，你怎么一个人又跑進來了？”劉平邊說
邊上，“我看你在傳達室打瞌睡，叫了你兩聲沒應！”〕

周玉梅：劉同志，你？……（開大吊燈）

劉平：哦，對不起，我走在路上才想起，我手杖忘了拿了！
（走到桌邊去拿手杖，突然發現趙克，丟了手杖走過去）你、
你不是老趙嗎？……你、你在家呀？

趙克：（語塞）我、我……

周玉梅：哦，趙克同志他是、是剛回來的！

劉平：（熱情的拉住趙手）哎呀，这下可把你找到了！

趙克：（不知所以）哦、哦，你是……

周玉梅：這就是剛才來過的劉同志。

趙克：是、是，好的、好的，……你請坐！

劉平：（拉住趙手不放）怎么？你好像還不認識我呀？

趙克：不，認識、認識，（思索着）我們好像在那兒見過，很面
熟！

劉平：不，不！你再仔細想想，……四六年！進大別山，……
四八年冬天，在張家口！……還有四九年，進軍西南，
我在偵察營，你在後勤部！我就是那個（取下眼鏡）劉、
鐵、柱！

趙克：（在劉平敘述時）嗯！……嗯，不錯！……是呀！（一直到
最後突然跳起來，驚訝不已的）哎呀！我的個天哪！你不
就是我的好老劉嗎？（和劉平萬分熱情的擁抱起來，老陳猛
醒過來，悄悄溜下）

刘 平：看你，还差点認不出來呢！

趙 克：老战友！老战友！你就是燒成灰呀，我也能把您認出來！哈哈……再來一次！（更勇猛的抱住刘平，笑着、轉着，滾在沙發上）可你也真變多了……不，簡直完全變了個樣子！你看，又戴上了個眼鏡！……

刘 平：是呀，一晃就是八九年了嘛！

趙 克：（突然的）嗯，不對！……不是聽說你，去抗美援朝，給“報銷”了嗎？

刘 平：那里的話？我這個人命長，閻王小鬼都怕我！嘿，小孩沒娘，說起來話長咧，這打那兒說起呢！

趙 克：來、來，我們還是坐下來談！……喲，我還忘了給你介紹介紹，玉梅！

刘 平：用不着，剛才嫂夫人已經自我介紹過了。

趙 克：哎，那还是需要正式的介紹一次！（拉住玉梅的手）這位是你的嫂子，我的夫人，周玉梅同志，音專的高材生！

周玉梅：（掙脫趙手）你缺德！

趙 克：（指刘平）這是我老大哥，老战友，大名刘鉄柱！咱倆在部隊的時候，處得比親兄弟還熱乎！

周玉梅：好，你們倆就坐着談吧！

趙 克：對！你就去跟我們燒點茶來！不，煮咖啡！

刘 平：哎，算了、算了，我不能喝那些有刺激性的玩意兒。

周玉梅：你放心，我們這咖啡呀，比白開水濃不了多少！（下）

趙 克：好，還是你談吧！

刘 平：行！我看，就打五三年在上甘嶺打那一仗說起吧，那陣我在一七二師當團政委，老馮、馮正高是咱們師長……